

# 纪实

2003年女报杂志社编

中国最畅销的现代生活杂志之一  
深圳女报杂志纪实版精品珍藏本

纪实版 相信女报相信爱

珠海出版社

# 目 录

## △ 女报直击

绝对真实哟!

艾滋病毒让两个美丽女人命运大拐弯 / 1

## ▲ 非常视野

平时难以启齿的呀!

女性隐秘部位美容全接触 / 16

透视男性手术热 / 22

## △ 特别体验

要用心去体验呀!

千万富翁隐姓埋名去打工 / 32

非常约访：陈鲁豫直面璩美凤 / 38

中国最大造星基地访问记 / 46

## ▲ 姣点人物

你也是可以做到的哪!

美国八大学争抢的阳光女孩 / 57

一码内智慧：小女子变身术 / 64

我向深圳市长卖保险 / 72

“福特”为什么重金聘我？ / 80

晏静到底该不该来深圳 / 88

## △ 人间烟火

都是饮食男女嘛！

罗大佑演唱会现在开始 / 95

过年，我们永远的心结 / 101

我的超短暂婚史 / 111

你还敢爱吗？握住我的手 / 119

抱错孩子引发的非常母子情 / 127

妻啊，爱归来时悄无声息 / 135

爱与仇，两个女人之间的奇特较量 / 143

前妻后妻，两个女人的别样情 / 152

## ▲ 警世通言

千万要记取哟！

公安丈夫怒告法官妻子 / 160

百万富翁谋杀千万富翁 / 167

教授的性病后遗症 / 174

一切从找错父亲开始 / 181

“一夜情”惹下的爱情祸 / 188

疯狂美体，执迷少妇命丧抽脂手术台 / 196

## △ 私人空间

很私密很私密的呀！

说不出口的上海秘闻 / 204

- 上帝宽恕我：双亲虽无过亲情却有泪 / 211  
 亡友妻，纠葛的孽缘何时终结 / 218  
 危险的成人游戏从交换隐私开始 / 226  
 嫁给无性英雄之后…… / 234

## ▲ 轻松过情关

笨姐姐谈情说爱·耶！

- 亲爱的，你看谁家的女子不是黄脸婆 / 242  
 心里想过谁，不一定要说出来 / 245  
 不要苛求他，更不要苛求爱情 / 248  
 夫妻之间有多少事可以隐瞒 / 251  
 不做家事的男人是没有出路的男人 / 257  
 爱就爱了，爱永不说后悔 / 259  
 凭什么男人一定要比女人强 / 262

## △ 永远珍藏

要藏在心灵深处哟！

- 偶遇 / 265  
 1992年的赛璐珞手镯 / 271  
 咱们的第六只铁锅 / 279  
 新房子·旧房子 / 284

## ▲ 两性日记

可以公开的两性艺术！

- 爱得像个敌人 / 291  
 嫁个笨男人也好 / 297  
 结婚是两个傻子干的事 / 304  
 把吃醋进行到底 / 309

贪玩老公的“收心术” / 316

## △ 青春纪事

让人留恋的青春哟!

爱情阴谋 / 319

爱我的人，请为我坚强 / 325

母爱无边 / 328

一个丑女的自白 / 330

## 艾滋病毒让两个美丽女人命运大拐弯

举证倒置，无辜感染艾滋病毒患者血泪获赔 70 万

完 适 显 玉

魏岚岚在无辜患艾滋病以后，依靠“举证倒置”这一重大法律突破，成为全国首例迫使院方赔付 70 万元的艾滋病患者，从而维护和保障了自己的合法权益——

生命就这样毫无尊严地结束了

2000 年 8 月 27 日一大早，安徽蒙城某国企宣传干事魏岚岚像往常一样早早地来到办公室，她刚 30 出头，人长得漂亮，又毕业于安徽某重点大学，如今她在厂里提了干，家里分了两室一厅的房子，5 岁的女儿在幼儿园里人见人爱，魏岚岚对生活充满了热爱。

上班铃响了，厂长面色凝重地走进来，魏岚岚被叫进了厂长办公室。厂长明白无误地告诉魏岚岚，前几天厂里义务献血，魏岚岚的血被国家级权威机构确诊为艾滋病毒携带者，为了大家的生命安全和自己的身体，以后不要再来上班了，可以长期在家休假！

魏岚岚根本听不懂厂长在说什么，当厂长再次重复说过的话后，魏岚岚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是恐怖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了。

顷刻间，魏岚岚脑海里一片空白……

艾滋病无异于一份死亡判决书，魏岚岚想不明白自己怎么会染上这顽症？但是善良的魏岚岚首先想到的是丈夫与女儿的安危。她狂奔回家，看到丈夫铁青着脸，正要带女儿去医院，魏岚岚傻傻地望着丈夫，惊问：“你都知道了！？”丈夫一把推开她，将门摔得山响。

不久，安徽省艾滋病检测中心的检测报告证明，魏岚岚的丈夫与女儿都不是艾滋病毒携带者。报告出来的那一天，是魏岚岚“大赦”的日子，她跑到医院门口去接丈夫与女儿，却被夫家的众人一把拦开了。从那一天起，女儿被送到奶奶家，魏岚岚再无权过问女儿的一切事宜。

魏岚岚真是想不通啊！在等待检测报告的日子里，她获悉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性交感染；二是母婴感染；三是血液感染。可是自己的生活态度严肃，5岁的女儿在多次复检中也没有发现阳性反应，看来惟一的传播途径就是血液感染了。可是，自己是什么时候接触到这种血液的呢？

魏岚岚努力回忆，所能想到的只能是自己在1995年5月7日生女儿分娩时大出血，在医院曾输入了800CC血液，另外就是自己上半年义务献血了。魏岚岚当即与在医院工作的同学通了电话，请同学向专家咨询一下这两种情况哪一种有可能被感染艾滋病病毒。很快消息传递过来：献血是输出，不太可能感染，惟一的传播途径看来只能是输入了含有艾滋病病毒的血液了！

无妄之灾骤降在头上，魏岚岚感到天都要塌了，可是任她把嗓子哭破了，丈夫在隔壁的房间里仍是悄无声息。偶尔打个照面，看她就像看一团空气一样。9月1日，魏岚岚去单位拿自己的东西，可是曾经亲热的同事看见她如同看见鬼魅一样，呼啦一下全跑开了。她存放在单位的文件与衣物，能烧的都被烧了，到处弥漫着消毒以后的苏尔水的味道，她留给同事的只有无尽的恐慌，魏岚岚鼻子发酸，无声的泪水一下子涌出眼眶……

9月3日，丈夫陪魏岚岚上北京做彻底的检验，一路上丈夫

始终与她保持着两个人的距离。不久结果出来了，国家卫生部艾滋病病毒预防与控制中心的一纸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确认书再次把魏岚岚微存的一丝幻想辗得粉碎。回去的时候，丈夫在北京站给她和自己买了不同车次的火车票，塞给她车票后丈夫转身走开了。看着丈夫冷冷的背影消逝在人海中，潮湿的心仿佛不再属于自己。魏岚岚不禁仰问苍天：我的生命就这样毫无尊严地结束了吗？

### 惟有母亲伴她迎风击浪

魏岚岚到达蒙城已是深夜 11 点。她没有想到丈夫早有预谋，比她提早 6 小时到达。在短短 6 个小时里，丈夫已经把家里值钱一点的东西全部搬走，未留下只言片语就人走房空……

魏岚岚想到了死。9 月 13 日早上 9 时，经过一夜的思量，魏岚岚写好了遗书，正准备整装自尽时，突然传来猛烈的拍门声。这个时候，有谁会记起一个艾滋病人呢？魏岚岚麻木地打开门，却惊讶地发现，是母亲！魏岚岚的母亲得知女儿患病的消息，从蒙城县下面的农村赶来了。母亲不到 50 岁，可是得知了女儿的情况已是一夜白头，她变卖了家产来到蒙城，要与女儿共进退。

在魏岚岚人生最为暗淡的时刻，无私而无畏的母亲却来了，魏岚岚像只受伤的羔羊扑进母亲的怀里失声恸哭……

魏岚岚哭出了心头的委屈，煎熬，和非人的耻辱，但是她也开始清醒了起来：既然迟早是个死，可是在死前，自己的清白岂可无辜受辱！

魏岚岚与母亲分析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母亲鼓励她：向为她输入不洁血液的医院讨说法，向使她坠入痛苦深渊的医院讨公道！

可是魏岚岚与母亲到蒙城第二人民医院讨说法的时候，医院的有关人员冷冷地说：“你怎么能证明你所携带的艾滋病病毒是因为输入了我们医院的血而造成的？”

是啊，证明自己在医院输入过血的事实应该不难，当时有原始票据，可是魏岚岚手中却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是由于院方的过失而导致自己身患艾滋病。因此，如果没有这方面的证明，要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向医院讨还公道，几乎就是一句空话！

魏岚岚的精神世界再次坍塌了。她知道，她的这种病必须每月到北京治疗一次，根据物价部门依据现行市价法出具的《估价鉴定结论书》，她每年的治疗费、交通费、住宿费总计要高达163800元，然而，她到哪里去筹集如此巨款呢？

然而就在这时，残酷的打击接踵而至：魏岚岚身患艾滋病的消息传遍了蒙城的大街小巷，于是，任何饭馆都拒绝魏岚岚与她的母亲去吃饭，魏岚岚走到大街上，人们看着她窃窃私语，猜测她是偷偷出去卖淫了，还是与谁私通，才得了这样“淫乱”的病。一些人甚至往她身上丢垃圾泼污水。

其实，对于魏岚岚所遭遇的不幸，还是有好心人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的。这些好心人通过不同渠道告知了魏岚岚一个天大的秘密：1995年蒙城县血库尚未建立，医院当时严重违反国家有关采血的法律规定，都是从供血者身上抽取血后，未经检验，直接输入患者体内！

尽管是谁输了自己一身的污血还是个谜，可是，魏岚岚已经十分清楚地意识到，只要自己坚持下去，就一定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魏岚岚再次找到为她输血的医院蒙城县第二医院。从主治医生到跟班护士，谁也不愿意正面回答她提出的问题，问急了，便扔过来一句话，有本事去告去，自己找证据去！

从2000年9月到2001年4月，魏岚岚把取证重点放在了小旅社。魏岚岚母女俩像大海捞针一般，一家旅社一家旅社地跑，一个人一个人地问，母亲把自己惟一的积蓄拿出来，到处给店家，为的是能多一些有价值的线索。那时魏岚岚的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了，身上出现了疱疹，常常感冒，但为了取证，她咬紧牙关硬是捱过了一天又一天。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1年3月，魏岚岚母女终于在城北一家很不起眼的小旅社里，发现了两个人的名字，这两个人正是在她住院生育期间的卖血人；而且通过所掌握的资料分析，在那一期间没有别的人前来卖血。魏岚岚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兴奋。当天下午，魏岚岚就在母亲的陪伴下来到了这两位卖血者所居住的村庄。令魏岚岚始料不及的是，这两人中，一人下落不明，另一人已于两年前得怪病不治而亡，而从村子里的人讲述的怪病的症状来看，那就是——艾滋病！

### 她将医院推上了被告席

魏岚岚认为，虽然两位卖血者一人死亡，一人失踪，可是，医院是没有办法否定其不经血站检验直接买血输入患者体内的违法事实，因此，自己完全可以据此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001年8月20日，魏岚岚以人身伤害为由向蒙城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

判令被告支付已花医疗费用13875.54元及现在每年需治疗费用128950元；

判令被告支付误工费17000元，伙食费3650元，车旅费、护理费计每年30000元；

判令被告支付精神损害赔偿费12万元；

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魏岚岚在起诉状中写道：“……我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社会压力，精神遭到严重打击。为了维护我的合法权益，让我的生命得以延续下去，更为了警醒世人引以为鉴，我只好拿起法律武器起诉，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赔偿我因输血造成的一切损失。”

2001年9月3日，蒙城法院以不公开审理方式依法对魏岚岚诉蒙城医院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病毒和丙肝病毒赔偿一案进行审理。

法庭上，魏岚岚的辩护律师指出，被告从卖血者身上自采血液并直接输给原告，是严重违法的。早在1990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就发布了《采供血机构和血液管理办法》，1994年8月，蒙城卫生局根据此办法还下发了蒙卫字（1994）第1194号文件。文件第二条就明确规定：“坚决执行卫生部《血液管理条例》和省卫生厅《血液管理细则》实行血液管理三统一，各医疗卫生单位临床用血必须由我县血站统一供给。”然而，被告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对于原告所受到的身体损害和精神损害，被告必须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对于原告律师的辩护意见，被告律师避重就轻，提出：原告负有提供所输血中含有艾滋病病毒和丙肝病毒的举证义务，如果无法举证，就必须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针对被告的辩护意见，原告代理律师当庭作了回应：

被告是救死扶伤的医疗机构，又是血液的提供者，被告对给病人提供的血液当然负有安全责任；

病人有病，住进医院，对医院对医生具有信任感。不论是输血、化验、拍片、输液等治病及行为，病人均是听从医生的安排。

病人没有义务检测，也没有能力检测所输血液中是否含有病毒，被告称原告负有举证义务，显属推卸责任；

尽管原告律师言之有理，依之有据，可是，魏岚岚心里明白，当时的法律并没有对此类案件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定，相反，倒是医疗和管理部门有自己一整套办法，这就使得医患双方在诉讼中不可能有平等的地位。但魏岚岚有信心，她相信法律是公正的！

### 昂首走向艾滋病世界论坛

其实，在患病的近两年时间里，魏岚岚已经渐渐从困顿中走出，她开始关心那些与她有着同样命运的人。在每次去北京治疗的大部分时间里，她配合卫生部艾滋病防治和检测中心进行艾滋

病防治知识的宣传工作。魏岚岚不仅是安徽省第一个敢于“吃螃蟹”打艾滋病官司的人——把医院告上了法庭，而且她还于2001年9月3日，勇敢地走进了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面对电视镜头，面对亿万观众，宣传预防艾滋病知识，她深情地说，“艾滋病患者也是人，他们也有权利享受人生，因此，全社会应该关注这一特殊人群。而且，我期盼着他们能与所有的病人一样，可以站在阳光下平等地享受生活的乐趣和生命的自由。”

为了对艾滋病有深入了解，魏岚岚从牙缝里省出每一分钱，用来购买相关书籍，并帮助那些比她生活更艰难、更无助的人们。由于魏岚岚在宣传和防治艾滋病工作上的特殊贡献，2001年2月15至19日，她荣幸地代表中国首次参加了在泰国举行的世界第五届艾滋病防治大会。在大会上，魏岚岚的表现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艾滋病患者和专家学者们的好评。资料显示，在中国，魏岚岚是惟一受到邀请的艾滋病患者，也是中国艾滋病患者走向世界论坛的第一人。

在魏岚岚与病魔进行殊死抗争的时候，在魏岚岚进行宣传和防治艾滋病工作的时候，中国已经对长期存在弊端的医疗制度进行了大力而彻底的改革，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对于医患官司，举证责任将由医疗部门来承担，如果医疗部门举证不能，人民法院就可以判医疗部门败诉。

举证倒置的法律制度无疑对魏岚岚状告医院损害赔偿一案的诉讼结果有着重大的影响，因为，魏岚岚不再为取证而烦恼，她也没有必要再去为给她输的血中含有艾滋病病毒和丙肝病毒的举证义务而烦恼了。

2002年5月9日，法院再次对魏岚岚状告医院损害赔偿一案进行第四次审理，法庭依据新的法律规定，并根据事实认为：医院负有举证义务，但是，医院却不能证明在为魏岚岚输入的血中不含有艾滋病病毒和丙肝病毒，而且，医院置有关法律规定于不顾，擅自采血并直接输入患者体内，侵害了患者的健康权，故应承担过错责任。

在法官的调解下，魏岚岚与医院进行了和解，最终，蒙城医院向魏岚岚一次性支付 70 万赔偿金。于是，一起拖了近两年的医患官司终于落下帷幕。

调解生效之后，记者打电话找到了魏岚岚。魏岚岚告诉记者，她现在每天都会收到许多信件和电话，因为她的官司在全国引发了轰动效应，一些与她有着类似经历的艾滋病患者也试图拿起法律利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魏岚岚的生活重新变得充实而有希望，她不幸患病的同时也找到了生活的意义。让我们衷心祝福她前方的路更宽更亮！

因为上美容院修了一次眉，她成了无人不知的“艾滋病女人”——

醒不来的噩梦，修眉刀划破美丽人生

祁文娟

修眉后，她的皮肤出现红肿

2001 年深秋，乌鲁木齐。经营建材生意的何秀红忙碌了一年，在建材市场渐入淡季的 11 月底，她也觉得自己该歇歇了。

11 月 28 日下午，何秀红来到“爱妃子化妆名品专卖店”，着实消费了一把。因一次消费达 600 元以上，她获得了一张“爱妃子名品”所属美容总院的消费卡。随后，何秀红持卡到美容院享受了一次“高级美容包装”。在护肤结束时，美容小姐主动提出给何秀红修修眉。已近四十的何秀红自知天姿不再，美丽要靠后天修补，于是欣然应允。在修眉的过程中，何秀红隐隐感到眉骨处有些作痛，但见美容小姐落落大方，并无见不得光的举止，何秀红便放弃了询问疼痛原因的打算。

当晚，在搓麻桌上，牌友们惊讶地发现了何秀红眉峰处有些红肿。何秀红照镜子一看，才知道眉毛边的确有一个小刀口并已结痂后红肿。

一觉醒来，何秀红心里有些不踏实了，想着常常在电视上看

到公安部门扫黄行动的重点常在歌舞厅和美容院进行，也就是说，美容院里消费者身份比较复杂，各色人等都喜欢光顾此地，因此，美容用具导致病菌交叉感染的可能性就必然存在。想到这儿，何秀红坐不住了，待上班时间一到，她便急急忙忙跑到乌鲁木齐市地方病防治中心咨询有关传染病的传播途径及病理现象。为防患未然，何秀红要求注射性病及皮肤等病的预防针剂，然而乌鲁木齐防疫中心因没有此类疫苗，无法满足何秀红的要求。最后，该中心的技术人员称“修眉刀传播性病的可能性很小”。闻此言，何秀红心里稍有些轻松。

从防疫中心出来，何秀红直奔“爱妃子名品”专卖总店，查询那把修眉刀的情况。结果，美容院和专卖店的工作人员一说修眉刀天天消毒，一说本院使用的是一次性刀片。无奈的何秀红也只能找一些自我安慰的理由悻悻回家。

时间安然无恙地过去了两个月。临近春节，家家张灯结彩欢天喜地，在一片忙乱中，何秀红得了小小的感冒，按惯例吃了些“快克”之类的抗感冒新药，她的身心仍扑在筹备春节的年货上。然而两周过去感冒有增无减，起初只是鼻塞流眼泪头疼，而此时除了上述症状外，还伴有低烧、咳嗽。无奈，何秀红只好打点滴以图快速解决感冒症状。青霉素用了一周仍无疗效又上“先锋”。眼泪鼻涕是止住了，可低烧却逐渐成了高烧并居高不下，何秀红明显地感到四肢乏力，口干舌燥。丈夫建议她到大医院做详细的检查诊断，何秀红一连跑了三家大医院门诊，诊断结果都是伤风感冒，处方如出一辙均是抗病毒消炎类药。

年轻女大夫轻蔑地说：“你得了艾滋病！”

何秀红有一个美满和睦的家庭，儿子16岁，读初三；丈夫在政府机关供职，为人和善谨慎。看到妻子久病不愈，丈夫心里也很着急，他主动陪妻子到市某权威医院做细致的检查。2002年2月1日，各项化验的报告单出来后，大夫让何秀红到特种病门诊听候安排。

何秀红纳闷得很，但还是捏着一叠厚厚的报告单找到了医院大楼拐角处挂有“特”字号的门诊。年轻的女大夫接过报告单后将穿戴新潮的何秀红上下打量了一下，问：“有家吗？”

“有。”何秀红一头雾水地答道。

女大夫听罢，嘴角朝两边一撇，露出一脸的鄙夷。倔犟的何秀红不解其意，有些来气了，她硬生生地反问道：“大夫，我得了病也是我自己的，你这个样子是干什么？”

“得了艾滋病还这么得意？”大夫轻蔑地说。

恰在这时，何秀红的丈夫听到里面有些声高，探头来看，大夫结论性的话碰巧让他一字不落地听到，他整个人都僵硬了。

何秀红见丈夫僵愕的样子，忙再问：“大夫，你说我得了啥病？”

“艾——滋——病！”年轻的女大夫拖着长音一字一句地说道。

何秀红刹时脸吓白了：“艾、艾滋病？”

何秀红的丈夫稍有些回过神儿，连看都没看妻子一眼，扭过头走了。

回家的路上，夫妻俩没说一句话，直到进了家门，何秀红仿佛才找到可以释放心中悲痛的地方，她抖着瑟瑟的嘴唇伸出双手，企图投进丈夫的怀抱得到一些安慰，然而，丈夫坚决地推开了她。

何秀红惊呆了，她愣愣地说：“我病了……”

丈夫此时已完全镇静了，他问道：“说吧，这是怎么一回事？”

何秀红仍然愣愣地说：“什么事？”

“性病！你乱搞得来的风流病！”丈夫几乎在咆哮了。他听不进去妻子的解释，最终扔下一句话：“这个家有你就没我！”便卷了铺盖搬出了家。

何秀红对这眨眼功夫家庭格局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有些茫然，但她仍相信，丈夫只是一时愠气，不久会回来的。

丈夫带着儿子离开了她

何秀红和丈夫也算是患难夫妻了，她认为他们的感情是经得起考验的。然而何秀红做梦也没有想到，仅仅“艾滋病”3个字就毁坏了一切。这个遥远的、陌生的、几乎永远不会出现在她的日常生活中的艾滋病，天塌似地降临在她的身上。

经过反复检查化验，灾难性的结论仍未能改变。

丈夫走后，何秀红与儿子生活在一起，可没多久，何秀红患了性病，而且“还是艾滋病”的消息不胫而走，传到了儿子的学校，儿子也因此备受冷嘲热讽。丈夫吴彬天天打电话叫儿子搬到他的住处，见儿子没有行动，就亲自上门拉儿子走。犹豫之中，儿子也搬出家门随父亲去住。

这突如其来、接二连三的打击把何秀红打懵了，她整天浑浑噩噩不知所措。最初还有几个好朋友的问候电话，没几日，人们纷纷像躲避瘟疫一样躲着她，甚至连楼院附近卖菜的摊主也不让她用手去碰那堆积如山的菜堆，最后，他们干脆直截了当地拒绝她：“你买了我的菜，谁还敢再来买？”

何秀红被彻底击垮了，也彻底地醒悟了。擦干眼泪后，她开始认真地反思这倒霉的艾滋病的根源。虽说何秀红没有太高的文化，但她毕竟在商界摸爬滚打了多年，思考问题条理还是比较清晰的。她在自己近几年的生活经历中苦苦搜索，可怎么也想不出究竟会在哪里感染了艾滋病。没有不良习惯，没有不洁性生活，没有输血的经历……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猛然间，她想起2001年底曾有过一次修眉修破眉骨处引起皮肤红肿的遭遇。对，问题就在这里！何秀红一次次到医院、防疫中心和律师楼详细咨询，得到理论援助后，她最终决定，将“爱妃子名品”专卖店下属美容院告上法庭，讨回公道。

因为何秀红的案件是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市首例艾滋病患者与美容院之间的官司，一时间，各路媒体对此关注的程度不亚于寻找“新疆虎”活动。

当然艾滋病也是虎，是一只吃人的老虎。

“艾滋病女人”成了她的代名词

2002年2月27日，案件第一次开庭。可容纳百余位旁听席的乌鲁木齐市某区法庭爆满。过道、墙根等可以插脚的地方挤满了各路记者，摄影机、采访机和笔在记者手中高速运动，一派大战前的紧张气氛。

何秀红没有经历过这等场面，面对闪光灯的聚焦，她有些腿软了，对身旁的原告律师悄声嘀咕道：“咋整来这么多人？”

律师怕她临阵脱逃，便说：“既来之，则安之。只要相信你的官司能打赢就行，别的管不了那么多了。”

何秀红叹口气，只好忍受着摄影机镜头拿她当道具一样在脸前转动。

当晚，多家电视台抢占黄金时间播发了这一案件的始发经过及开庭情况。在当晚的电视频道中，何秀红的曝光率几乎盖过了依然活着亮相半岛卫视的本·拉登。第二天，乌鲁木齐的大街小巷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建材个体户何秀红身患艾滋病与美容院对簿公堂”的新闻。何秀红所到之处，人们都会惊讶地指着她：“这不是得了艾滋病还打官司的女人吗？”——“艾滋病女人”从这一天起成了何秀红的代名词。何秀红头一次彻头彻尾地痛切地体会到什么叫“一夜成名”。

“成名”后的何秀红再一次遇到沉重打击：丈夫正式提出与她离婚。提出离婚的同时，丈夫以抚养儿子为名，剥夺了何秀红分割家庭财产的权利。此时的何秀红，一夜之间成了上无片瓦下无寸地的“无产阶级”！

艾滋病、离婚、失去儿子、财产被剥夺……没有活下去的理由了。痛不欲生的何秀红买了一包老鼠药吞下，静待上天把心中伤痕累累的她早点收走。哪知那药是掺了假的，在一阵狂乱的头痛、恶心、呕吐之后，她又活了过来。

死都死不了，何秀红真的没路可走了，哀求丈夫不成，她决